



黑土系里

自傳

495710

784.58
6046

墨索里尼自傳

著者 ^{意大利} B.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著者

◆ 佩 萱 魏 谷 合 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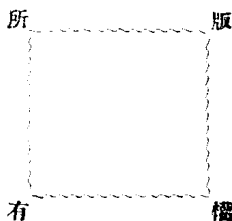
光 明 書 局 版

1 9 3 2

SW 336/08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十日五版

注意。



本書蓋有本局版權圖章否則即係盜版望各同業注意

墨索里尼自傳（全一冊）

紙面本 實價一元一角（外埠酌加郵費）
布面本 實價一元五角

譯者

魏佩

谷萱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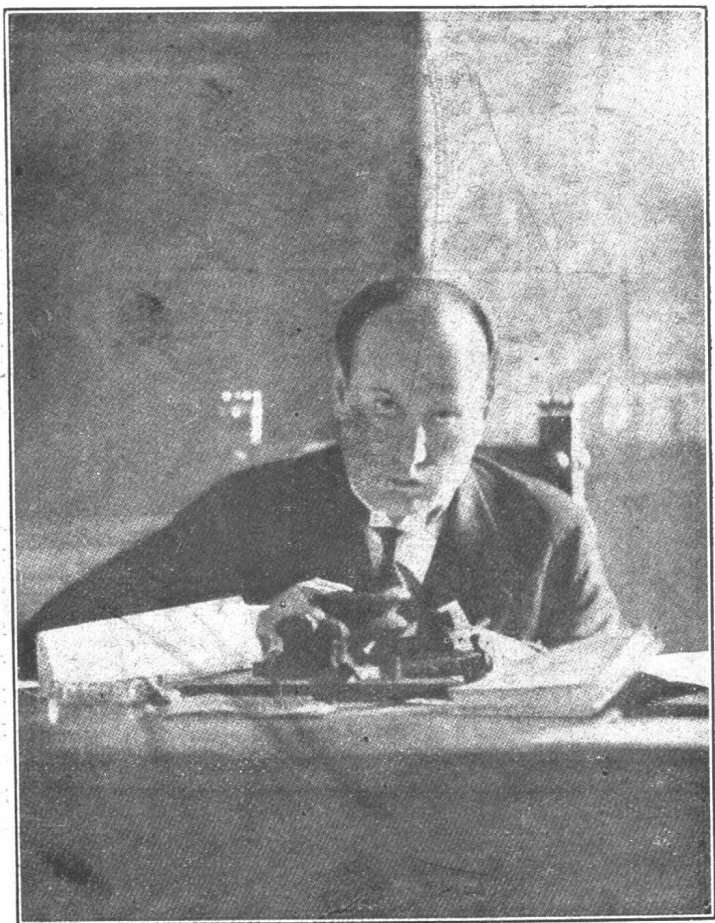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百五十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五號



墨 索 里 尼

(圖示墨氏在外交辦公廳內之態度)



墨索里尼之母(羅沙) 父(亞里桑特諾)

目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一塊硫磺質的鄉土	一五
第二章 我的父親	二五
第三章 生命的書	三八
第四章 戰爭對我的影響	四七
第五章 戰後餘燼	八〇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之崩潰	一一一

第七章	法西斯	一四六
第八章	奪取政權	一七四
第九章	進軍羅馬	二〇三
第十章	五年秉政	二三七
第十一章	新路	二八六
第十二章	法西斯國家與其將來	三一九
第十三章	前途	三五七
譯者附言		三六一

前言

在這本書中，我是決無意思去琢磨牠的材料，去解釋牠，或增加牠。

因為我是駐意的美國大使，所以我對於這幕劇十分熟習；此中所表現的特出的個性我是十分瞭解，因為他將他自己直接地，簡單地，很有個性地寫出來，而我對於寫這本書的個人私人感情又很好。

對於這自傳我負責任。別人寫的墨氏的傳記也有種種興趣的。

『但是再好不過就是你自己能寫這樣的一本書，』我對他這樣說。

『我自己寫？』他依着桌子很驚奇地拿我的話重複了一遍。

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可是當我說請他自己寫傳記的時候，他不高興，以爲我不瞭解他。

『是的，頂好你自己寫，』我將我在幾張紙上寫的大綱拿出來給他看。

『好，我願寫，』他用英文說。

這件事很可以表現他的特性。他決事很快而很周全。

於是他起始工作。他口述，別人替他記。我建議這個方法，因爲當他自己寫時，他老是再三修改。這樣，對他太麻煩了。別人記好後，再將稿子給他修改——在稿子上滿了紅鉛筆的『破折符號』與墨水跡。

當稿子到我手中時，因爲困難問題又發生了，因爲字面的翻譯，將失掉他本人的活力。

『在我校訂時，我將作些什麼呢？』我問他。

『任隨尊便。』他說。『你瞭解意大利，你瞭解法西斯主義，你同任何人一樣的

很清楚地明瞭我。』

但是在校訂時我什麼也未作。這故事很明白的擺在這裏，完全是他自己寫的，並且完全像他自己——這於我們是很幸運的！贊成他或是不贊成他，當一個人讀完這本書時，他會立時就明白了墨氏的爲人，假如他對墨氏有什麼不瞭解，至少他可以稍微明白些。無論喜歡這本書或是不喜歡，這裏面沒有一行不忠實的文字，至少我是找不出來。

當然，一個人寫自傳的時候，有許多事他自己看不到，或者不願說。

他是不願意將他自己的身分表現在歷史的銀幕上。

如果我們將贊成和反對的偏見和學理，主張等等完全丟開，站在無黨派觀念的立場上，就可從下邊的問題，權衡一個人真真的偉大：

『此人對於大多數的人類的影響是如何的深刻持久——就是對於這大多數人類的心靈上，思想上，物質生活上，與宇宙關係上的影響，如何的深刻持久？』

在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無疑的預言沒有人能表現像墨氏這樣的永久偉大。無論你是否佩服他，是否贊成他的哲學，是否承認他的永久的成功，是否承認他是一個超人，總之他是已經對於大多數人類作了一種大的試驗工作，牠表現在應用的精神中，在應用的計劃中，在應用的領袖資格中，在應用的理論中，在應用的原則中的綱領比內容所標榜出來的還重要。他不僅是能獲得多數的信仰；他已經根據一種新國家的觀念造出一個新國家。他不但變換人類的生活，他是改變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內心，和他們的精神。他不僅僅管理一座房子，他是建造了一個新的。他不僅在紙上或口頭上將牠表示出來，他並且立下了基石。

治理一個國家是一件事。一個人能將一個國家治好，便可稱為政治家。重新建造一個國家又是一回事。墨氏已經重建了一個國家。這種事是超乎政治家以上的。我不是在意大利認識了他，我是在世界舞台上知道他的，並且早已知道他；我認識他，在他投身到政治舞台，在單人獨馬去肅清意大利內亂的前後。

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知道墨氏的。一個意大利報紙曾經懸賞徵求關於說明墨氏的神祕的文章。相傳墨氏立即寫信到這報館去停止這種競爭，他以為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甚至他自己都不能參加什麼意見。

雖然他有敏捷的堅定的決斷力，不拔的意志，安排得很好的計劃，這些計劃都是適於任何時候的，但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墨氏的個性永久是在流動的狀態中，這流動的狀態是適合於世界潮流的。

假如一種事實改變了，墨氏的行動也就隨着改變。一種假設改變了，他的結論也將隨着改變。

這種個性也許是偉大的一種屬性，不過不容易認出來。在普通一般人都是不變的希望將世界整頓好，並希望完成這種工作。一般的政治家都有意將這種希望實現，使有那麼一天他們可說：『好了，這件事作好了。』當這件事作好後，又成了空中樓閣了。他們所造成的橋到現在是無用了，因為這河已經改變牠的水道，人們又

正在要造別的新橋了。墨氏說，世界永不能完善並不是什麼不快意的事。一個完善的世界將要變成毫無生趣的世界——不可忍耐的無生趣！

一個政治家的幻想是僅及於靜的世界。

一個真真偉大人物的幻想是普及於一個動的宇宙。墨氏是理會出了一個動的宇宙。他時時預備與牠同時並進，固然有時牠將傾覆他已有的建設，推倒他的理論，毀壞昨日的工作，而建造朦朧的未來。

「投機者」這個字是用以譏諷因爲一己的利益而去適應環境的人，據我知道，墨氏在某種意義下可稱爲一個投機者，他相信人類必須要去適合時常變動的環境，不應依照死板的理論，雖然我們已消耗了許多希望與祈求在這理論與綱領中。

他曾經數次領着許多的人向上走，但轉而又退下來了。這位奇特生活奇特思想的奇特人，具有一種心靈上的火——這種精神只是在聖人，勇士，在拿破崙，約達克，托爾斯泰，在宗教的預言家伊鳩梭爾（Ingealls）等人中可以找到的——他曾經

是社會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是自由黨，是保守派，後來都改變了，他曾經說：『一種主義之所以神怪不可侵犯，不是因為主義的本身；在牠本身之外，如果不能見諸實施，是毫無價值的。一種主義可以在已往是成功，施之於今日或會失敗的。或者在已往是失敗，而在今日是成功。總之，這種機械一樣要能動才算好。』

我用一種好奇的思想觀察了他的物質的及精神的特點。有時他是很鬆懈安閑；但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感情永遠激盪着。從他眼中，從他身體快速的動作中，或者從他有時忽然脫口而出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激發的感情的作用，那種情形就如同風打在水面上的景況一樣。

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一隻貓巡獵食物的姿勢。他是很喜歡貓的。牠們的獨立性，牠們的決斷力，牠們對於正義的了解，牠們對於神怪自我的欣賞，都使墨氏愛好牠們。他甚至愛獅子，並且常常同獅子在一起遊戲，一直等到保護他的人警告他的危險為止。他最愛的是一隻波斯貓，牠的血統很高貴，牠很驕傲，因為牠不但是

「系出名門」，並且是屬於墨索里尼的。他穿上騎馬鞋，走起路來十分活躍，似乎時時在預備要跳的姿勢，像一隻貓巡獵食物。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點像貓，就是他完全的孤寂性。人們可以觀察出來他時常有這樣孤寂的——當他是一個小孩，一個青年的過激派，一個愛人，一個工人，一個思想者時，這孤寂總是不離他。

沒有人能明白墨氏的內心。沒有一個人，或一個婦人，或一個小孩在他的心目中。——除了他的小女兒愛達 (Eda)——所有說到他的關係，他的負擔，他的束縛，他的偏私都是些無稽之談。沒有一種關係，負擔，束縛，偏私是不對付好的。他的經濟情形，有人說他個人利用意大利的工業家以自肥。但這在知道墨氏的人簡直是一個大笑話。他的薪金可以說等於零。他的妻室兒女都不是過的富家的生活。

在政治上，他沒有對不起人的地方。他能覆手翻雲的作一切事。他能盡責和適當處事，能做全意大利任何一個官吏。他並未作政治上的債務。他却修補了一些

過去的弊政；我相信墨氏的輕世嫉人的原故，是由於他對那些因公自肥的人的厭惡。

『我對於一切都要負起完全責任來，』他時常這樣說。他在大庭廣衆之前說這句話時十分堅決；但在私人間談起這句話總是面帶愁容。

他對於每樣事都負責任——訓練，書報檢閱，紀律。因為這些稍不注意，每易流於壓迫和殘暴。墨氏常用『我的！』二字，對於所負責任的事失敗成功皆所不計。這是一種很可佩服的勇氣。假如我願意的話，我能夠舉出許多他對於整個的政府都負責的例子來——有時不是他的過錯，他也負責。

『我的！』他常常說。

自我最初認識他來，他雖然時常有幻滅的悲哀來襲擊他，但他時常保持他的微笑——可以說是一種譏諷的笑——他永遠信賴他的能力去建造一個新的機械——法西斯機械——這個新機械不是根據任何固定的理論，只是墨氏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使得牠能夠動，能實用，能作事，並能完成一些功績，他希望內容充實。然後才標榜題目，這是與其他的主義不同之點。

墨索里尼的自信心有點近乎神迷了。他也曾經說過。但是他這自信並不用在個人的得失上。如果一個暗殺者的彈子打中了他，他的家庭會馬上陷於貧乏之中。這種情形是可能的。他的信仰是一種命運式的，牠允許他在生命的末章，他將要完成他新國家的建造，完成一種新的機械——『一個能活動有靈魂的機械』。

我頭次見他是在我的住所，時間是在進軍羅馬之前，我問他對於羅馬將來的計劃如何，他立即回答說：『工作與訓練』。

我記得當時聽見這句話時，我以為牠有點帶宣傳宗教與教訓的意味。但是這句話決非一個僅想煽惑人心的人所要說的。威爾遜的「公理」「和平」「自由」口號之莫氏這樣嚴厲的字句要更出風頭，更易流行。就是一個很忠實的宣教師對於他的隨從者貢獻藏身之處還比較容易些；激發一種熱烈的情感去堅持一種主張是很難的。